

# 童心伴诗意，回溯生命清澈之源

## ——读庞余亮散文集《小先生》



■刘敬

8、18、28，这样一组数字似一群顽皮的小精灵，乐此不疲地翔舞于我的脑海，让我感慨盈心，复又笑泪迸溅，而这一切，皆源于作家庞余亮的《小先生》。这本新近荣获第8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就像蛰伏于岁月深处的文字惊雷，在我这个从教近28载的乡村教师心头蓦然轰响，让我情不自禁地陷溺于18岁那年初读刘醒龙中篇小说《凤凰琴》时的那种震撼又感动、悲郁又

欣慰的繁芜情境中，一时忘了今夕何夕……

周国平先生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最好是在乡村度过，因为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时期，而乡村为它提供了充满同样蓬勃生长的环境。在散文集《小先生》中，《挤暖和》《一朵急躁脾气的粉笔花》《沿着草垛往下滑》《卷了角的作业本睡了》《丝瓜做操》等故事闪着纯澈的光芒，庞余亮以爱为浆，深情回溯生命清澈之源。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的我一页页、一句句地读下来，真是哭笑尽随文意，悲喜难以自禁——熟悉的场景，鲜活的记忆，浓郁的乡情，字里行间是满满的“心有灵犀”、满满的感同身受、满满的牵念挂怀，以致自己刚化身那个挤暖和挤破了衣服却也挤出了快乐的“傻小子”，转瞬又成了那个从斜生在河面上

的树枝上往下跳的光屁股“小泥鳅”；这会儿还是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边于煤油灯罩上方吊起铝饭盒煮鸡蛋的“小先生”，那会儿又摇身变为可以就地取材展现厨艺的黑脸总务主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师范毕业的庞余亮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学校做老师，因为身形瘦小，被孩子们称为“小先生”。这个独特的称呼背后，是乡村孩子们对庞余亮的独特关照。庞余亮坦言：“孩子们就是我的‘靠山’。这‘靠山’是世界上最令人放心，也是最安全的‘靠山’。是孩子们的信任和期待，拯救了我，让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先生’。”《小先生》全书共6辑作品，近90篇文章，皆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乡村教师的视角来观察、来体验、来定格，将偏远村校那花草遍地、鸟雀竞飞、单调又纯粹、寂静而优美的自然环境，那一届一届一群群一个个淳朴又可爱、顽皮又勤劳的农家孩子的喜怒哀乐、嗔悲忧惧等给精心描绘了出来。还有那苦中作乐且事

事操心的老校长，那望子成龙又“拔苗助长”的孙先生，那善抓纪律却忙于农活的老先生，以及那些期盼孩子能够“吃字”，对先生们尊敬有加的热情厚道的乡亲们等，共同撑起了乡村教育与四季生活的一片天。当然，清澈纯真而又古灵精怪的孩子才是真正的角色，亦恰是这些“靠山”给予了“小先生”不绝的灵感、向善的力量与永生的希望。

尤其可贵的是，作家并不回避苦难、沉重、酸楚与泪水，更没有把乡村生活单纯写为田园赞歌，笔下部分故事桥段真实且沉重，诸如少数孩子的因贫辍学，或因狗咬、溺水而早早夭亡；学校上级名目繁多、徒有形式的检查；民办教师在“转正大校”中的满腹委屈与莫可奈何；家长因交不起学杂费，给学校送来近1500公斤冬瓜相抵……然而，这些只是昔日短暂闪现在乡村上空的阴影，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新时代的清风，已将它们吹刮成蒙尘的记忆碎片，并让人们在擦去泪水、告别伤痛之后，更加执著而

坚定地前行。

统观全书，作家更多的时候是以一颗未泯的童心、从爱出发的师心与对教育的热心，去敏锐地感知，去巧妙地发掘，去积极地探寻，并以诗意灵动的语言加以呈现：“细声细语的学生们在晃动着小小的头颅，多像是一群细声细语的稻子。我的目光像一阵风，风掠过稻子，稻子们立即安静下来。”“我幸福地嗅着，我的眼中不是一群学生在低头考试，而是一群苹果在这初夜的枝头上静静地芬芳。”……类似的句段如雨后春笋，俯拾即是，在读者心头久久漾着清甜的涟漪。还有那黑板上的游动光斑，那奔跑的“金兔子”，那长在树上的名字，那光膀子的老师……我们读到的，是惊喜，是童趣，是脉脉温情，是暖暖爱意，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陪伴守护——多么美好呀！花儿与少年，相看两明媚；先生与乡亲，都有一颗透亮的心……致敬“小先生”，美哉大文章！

# 勇于面对生活付出爱，就不畏老去

## ——读叶弥长篇小说《不老》

■李庆林

读完作家叶弥的长篇小说《不老》，我最直接的感受是：人肉身的老去无法逆转，但内心和精神是可以实现不老的，或将长期保持不老状态。

小说主人公孔燕妮出生于1943年，故事发生在1978年，她是一位35岁的单身女性。孔燕妮结识了从北京来到江南小城吴郭的调研员俞华南。在陪同他走访调研的短暂时光里，她喜欢上了这位小她七八岁的男人。虽然这个男人表面显得很冷漠，并告诉孔燕妮自己已有女友，但孔燕妮不管三七二十一，决心要焐热他。俞华南的神秘和博学吸引了孔燕妮，而孔燕妮的真挚和无畏其实也令俞华南倾心爱慕。俞华南对于江南之行的爱情态度是暧昧的，模糊不清的，但他仍与孔燕妮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情感关系。这使得孔燕妮在内心十分焦灼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潜意识里的“不想老去”，并竭力拼争着证明内心不衰的生命活力。这已不囿于女性意识觉醒的简单问题，她并不想

成为吴郭城的一段传奇，却逃不过小城里部分居民的眼睛，也立即沦为邻里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她的行为“丰富”了吴郭一些人无趣的日常，这些人同时无情地给予她唾骂和怒斥。

小说作者叶弥给孔燕妮设计35岁这个年龄，饱含深意，令她身上具有不同时代女性的重叠身影。这个年龄，青年不是青年，中年尚未中年，放置于任何时代，都会显出一种局促的尴尬，对于女性而言尤甚。而叶弥创作的这个似假似真的故事，也不遗余力地通过孔燕妮宣告着这样一种人生理念：皮囊老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芳华尽逝前，内心和灵魂先衰。从孔燕妮身上，我能一下联想到电影《小城之春》里的周玉纹，或者《飘》里的郝思嘉，甚至《芙蓉镇》中的胡玉音。

1978年，时代变革的前夜，孔燕妮独自一人，对抗着整个吴郭小城。

孔燕妮拥有姣好容貌，她在吴郭的行为距离循规蹈矩也相去甚远。25天短暂时光，她与俞华南相互温暖后，俞华南即将要回到北京。此时，她的

男友张风毅出狱在即。当情况有变且与俞华南的关系变得不再如孔燕妮所想时，她仍想忠于初恋，忠于张风毅对她的感情。面对世俗的目光，她可以一笑置之。她有着不被外力倾轧的韧劲，随时迎接重建或新生。1978年那个吴郭小城，那个“前夜”，都与她保持着格格不入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孔燕妮的性格使然。她给自己打气：“不怕。毁灭了再建。我还不老，失去了还可以重新建起来。”她内心何尝不冷？她这样寻求爱情，就是渴望让冰冷的心再度温热起来；又忘我地焐热别人，无我地付出，笃定地不畏老去。

孔燕妮也是自相矛盾的，她对于感情生活的稳固持久，潜意识里从未敢过多奢望。这源于她的原生家庭，母亲谢小达当过“革委会副主任”，性格火爆激荡，一辈子渴望妇女解放，却从未解放过自己。她背叛过爱情和家庭，也被爱情背叛过。她终究迎来现实的不堪和腌臢后，既被生活拖垮，也对生活认命。她爱女儿孔燕妮，想让女儿成为另一个她。她早

早与孔燕妮的父亲孔望山解散家庭，风流倜傥的孔望山也从没尽到过父亲的责任。孔望山离开吴郭，远走他乡，总是成为电话那头孔燕妮的精神慰藉。孔燕妮自小就得不到父爱的温情和怀抱，安全感的缺失使她比同龄女性更为敏感和细腻，她渴望一份炽热爱情，温暖和疗愈伤痛，也非常渴望焐热和温暖别人。她对于不老情感的追求，简直有着革命性的执拗。

外界压力、年龄问题、世俗观念，都不能让孔燕妮妥协。自己的心灵有伤，却懂得无我付出，热烈地追求内心的脱俗和不老。当母亲和妹妹等女性一个一个殊途同归地走向固定模式的生活轨道时，孔燕妮显得极为孤独却坚强，像一个单枪匹马、信念执着的侠客。

《不老》在25天时间跨度的叙事里，阐述了极为宽阔的生活哲理。通过孔燕妮的故事，剖析了现代女性不同命运走向的心灵轨迹，洞悉了人性被压抑、被扭曲的诸多成因。小说看似塑造“另类女性”孔燕妮，实际上探讨和洞察了那个时代走来的女性众生相。她们



背负着社会的、历史的、家庭的各种束缚，有的被扭曲，有的自认命，极少数的在挣扎。

小说《不老》中，有个阅读点值得一提：叶弥虚构的吴郭、蓝湖、香炉山、桃花渡、花码头镇、白鹭村、昙花寺等地名，极具诗意，且与江南况味融为一体，令人阅读起来非常享受。

“不老”的确是个哲学问题，精神不老，人就不老；又或者，勇敢面对生活、积极热烈付出爱，就不畏老去。